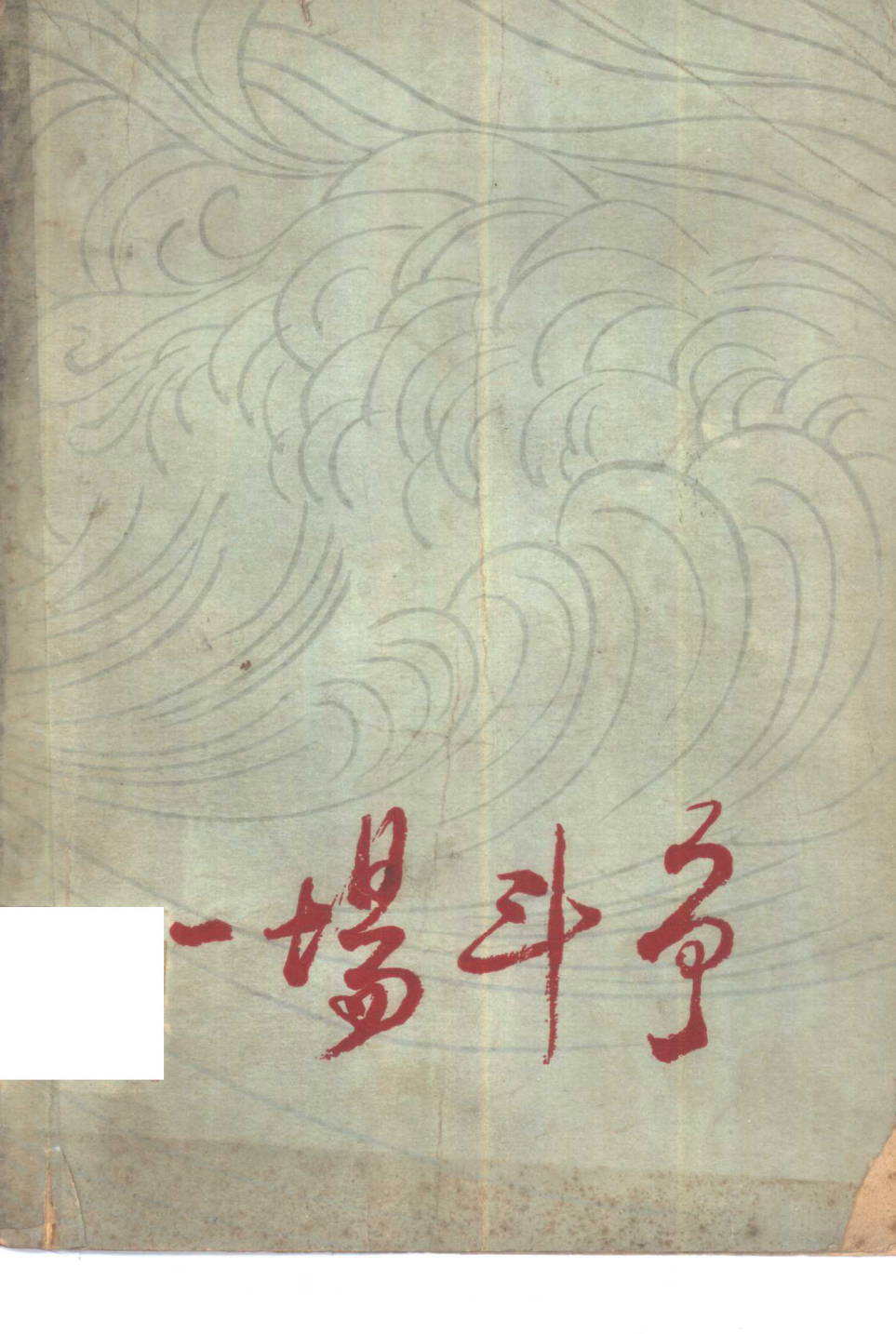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場斗子



一場斗争

朋斯克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(总)215(文)135 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 $4 \frac{1}{8}$ 插页1

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74千字 印数00,001—50,300册

定价(4)0.38元

內容提要

本书所收七个短篇小说，都是以反映阶级斗争为题材的作品。

《交待工作》 《年货》

《婆媳之間》 《一場斗争》

《河神庙里的钟声》以洋溢的热情，歌颂了在农村阶级斗争中，涌现出来的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社会主义新人；《彝家女》描述了一个彝族小姑娘，在阶级敌人面前，临危不惧、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；《卖帽子》是反映商业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故事。

目 录

交待工作	刘葛平 (1)
年货	房树民 (17)
婆媳之間	张克杰 (32)
一場斗争	朋斯克 (50)
河神庙里的钟声	翟毓秀 (65)
彝家女	字 心 (90)
卖帽子	庄新儒 (109)

交 待 工 作

刘 葛 平

公社来电话，要高老七明几个上县开五级干部会。这一下，他非得把生产队扔给凤英不可了。

吃过下晚饭，他坐在院心一块榆木轂轆上，装上了一袋烟，把正在帮她妈刷锅洗碗的凤英叫到跟前来。

“明几个我上县开会，队里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了。眼下正是粮食进仓的时候，这个节骨眼上，最要干部的‘章程’。”他停了下又说：“凡事自个儿拿不准定盘星，万不能独出心裁，找领导说扯说扯，也听听社员大伙儿的意见。”他说着站起身，叫凤英帮她妈收拾停当，到饲养场更房子去开个会。他倒背起双手，迎着凉森森的秋风，往村当间儿走去。他要把队委们找齐了去开会。一则是自己去县里开会的事告诉大家，二则合计合计下半个月的活计，该怎么个安排法；三则是要向他们交待几句，叫他们多帮凤英出些点子，遇着什么事大家商量着办。

高老七是个細心人，不論干什么事，总是一空不漏。哪件工作，哪項任务，不管是难还是易，是急还是緩，他都給你弄得周周到到，妥妥当当。人們都說高老七心里有“道行”。不然，他能把半截沟生产队搞得远近出名，敲一下叮当响？

头五天，高老七去公社里开会，张書記对他說：副社长給抽到拖拉机站去了，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决定挑一名既懂生产，又有领导生产队经验的生产队干部来补这个缺，結果选中了他。高老七一听这事，眉头一蹙。半截沟生产队象是他一手拉扯大的孩子，他哪里舍得离开，他再三提意見：“还是让我当队长吧。”意見是提了，但沒頂用。事情明摆着，副社长是非他干不可的。哪头大哪头小？他自然明白，党的需要头一条，二话沒說，干了！

第二天晚上，在飼养場更房里开会，改选生产队长。会前，高老七和队委們估摸了一下，誰最可能被选上。几个能沾着边的人，一个一个地过了一遍，大伙儿都觉着高老七的女儿凤英差不大格，“別看凤英岁数不到，心里有玩意儿。”“这姑娘有股冲劲，小牛犢子一般。”“在半截沟來說，要讲思想正确，对政策有认识，凤英是数得着的。”高老七考虑来考虑去，也觉得凤英合适。可是有一宗，使他犯寻思：凤英毛岁数才二十一，虽然干着大队的团支委，摸着那么点当干部的門路，但是要让她統兵率将，掌握整个生产队，这……这就不能

不为她担着三分心思哩。

选举会是由高老七掌握的。那天晚上，小房子里挤挤插插地坐满了人，十多只烟袋锅子同时冒烟，不大一会儿，就烟雾弥漫，咳嗽不断了。按着程序，先提候选人。高老七站在地中间，说：“看谁能给大家办事就提谁，要好好的思考思考。”

人们有的交头接耳低声嘀咕，有的脸朝房笆寻思，有的用眼睛满屋子撒摸，……忽然，墙旮旯里冒出一个尖脆的女人声：“我提凤英！”

“嘿，正对我的心眼儿，我正想提她呢。”

“咱也同意。”

……

高老七拿眼睛一扫，看见凤英正和几个姑娘媳妇肩挨肩地坐在饲养员的行李卷儿上，低垂着头，手指头抠着炕席花儿。在一时的肃静中，她抬头向高老七膘了一眼，高老七马上给她使了个眼神：“人家提你哩，心里若是没把握，也说说。”可是凤英没理会，又耷拉下脑袋，撒拉下来的短剪发遮住了脸。

候选人又提两个，开始投票表决了。被烟熏黑了的北墙上，凤英的名字下，“正”字一笔一笔地添，一个一个地垒。几十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错眼珠地往那儿瞅，谁都听到了自个儿的心蹦蹦地跳动声。只有凤英一个人，低着头，抠着炕席花儿。“凤英！”“凤英！”唱票人的声音清亮亮地响着，此刻，好象天地间只有这一个

声音。最后一个“凤英”刚落地，爆豆似地掌声响起来了，老头子咳嗽、姑娘笑、小伙子喊、孩子叫，小小的更房子顿时开了锅。姑娘媳妇对凤英推呀拉呀瞅呀，凤英则变成了个才下轿的新媳妇似的。

高老七前后左右看看，从那张张笑脸上，看得出，凤英的当选，正合大家伙儿的心意。当他往北墙根那边瞅时，猛然碰到一对又酸又冷的眼睛。富裕中农柳八麻子蹲在北墙根下，呲着大门牙，在笑呢。柳八麻子的冷笑好象向他说：“你老将退场，凭个丫头，可就压不住台喽。”

高老七认为得敲打柳八麻子两句，就说：“队长是大家写了票选的，她年岁小，没经验，日后若有个啥不对的地方，靠着大家提醒。这个家得大家来当，生产队好了大家好。可是，谁若是想打别的馊主意，那妄想！”

一个白鬍子老头从墙犄角里站出来，他是半截沟的“元老”，辈分和岁数最大，说话也最好使。全屋子的人便都洗耳恭听了。他用哆哆嗦嗦、又干又哑的声音说：“我说老七，你也不用多说了。凤英这孩子是大家眼皮底下长大的，是好是赖，能不能挑起这面旗、擂起这面鼓，咱们心里有底，我们算信得着她啦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下来咳嗽两声，身上几颤，用力地加上几句：“若说谁敢出什么黑主意，那不吃紧，半截沟生产队不光是凤英一个，还有大家伙儿呢！”

会场里很静，高老七看看大家，人人都紧绷着脸，

眼睛閃着光。

从会场往家走的时候，高老七的手倒背起来了。凤英跟在后头，月光下，看见爹的两手攥得紧紧的。她知道爹有个习惯，一碰到什么要紧关节上，总是把两手反绞在脊梁后。今儿个，爹是咋的了呢？

高老七脚步沉重。柳八麻子的那对冷飕飕的眼睛，还在他面前闪动，它在高老七的脑子里勾引起许多往事：搞土改的那年冬天，扬风夹雪的一个晚上，月黑头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从农民会开会回来，抗着风雪，猫腰往前走。等他到了前后不着人家的东大桥头的时候，道旁树林里，突然蹿出一个黑幢幢的影子，他刚一楞神儿，哇！他的左耳畔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擂了一家伙，一时天旋地转，头重身轻，呼呼一股转窝子风扑来，他跌到雪堆里了。等他醒来，风停雪住，天上的星星闪着贼亮贼亮的光。左边半个脑袋木胀胀的，用手一摸，粘糊糊的东西沾了一手，用鼻子闻闻，好腥，啊，血！就是那回，柳八麻子的叔伯哥哥、地主柳老七，用铁锨把子，在他脑袋上刻下了二寸长的一块疤。办合作社那时候，他被举了主任。有一回，因为他和那些存心捣蛋的人坚决进行斗争，富裕中农柳八麻子，背地里骂了一个小后晌，高家的祖宗八辈都给揪出来了。前年闹了灾，收成不大好，柳八麻子又一步三摇地念起殃儿来：“要活命，趁早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还在一块拘着干什么！”……半截沟生产队，这十多年的光景可不是平安无事走过来的；

高老七他这个生产队长，可不是安安稳稳、顺顺当当就当成了。凤英啊，凤英，你年纪轻轻，爹能不为你担心？在大风大雨要来之前，你能看出天气的变化？在浓云密雾的日子里，你转不了向？高老七走着、想着，步子越来越重，心也越坠越沉。

到家后，高老七坐在炕沿上，顺手接过老伴给他烤干、揉碎了的一包蛤蟆烟，摊开布包子，拿过烟袋装着。凤英疑虑地站在炕梢头的地下，看着一语不发的爹。她妈盘腿坐在炕里，望望脸色阴沉的老头子，看看眉头紧锁的姑娘，脸上也立刻遮上了一块黑云。屋子里象三伏天的晌午，又爆又闷。

呆了好半天，高老七才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凤英，你坐炕上。”

凤英心蹦蹦直跳，轻手轻脚地偎上炕沿。

“爹跟你說，当了队长，这半截沟的二十几户人家，八十多号人可就交给你了，党下来的方针政策就交给你了，这副挑子不轻啊！”

“……”凤英只张了张嘴，两颗宝石珠子似的眼睛閃动着。

“这是当社会主义的家，是家伙儿的领头人。你前脚走，别人后脚跟，你一步迈错，大伙儿倒霉。光是心眼儿好不中，脚跟得稳，眼睛得亮，手头得准。……”

刚刚听出了头尾的老伴，忙往凤英跟前偎了偎：“唉呀，队长选了你？没看你爹一年到头累的啥样，才五十

的人頭髮白了一大把。一人難遂百人願，干的再好也免不了落埋怨，……”

“媽，你瞎說啥。”

“我是心痛你受累呀！”

“媽，要當家就不怕操心。”

“跟你爹一個樣！”

鳳英一句話把她媽說樂了，老伴笑望着。父女倆不再說什麼。

高老七吧嗒一会儿煙，又對鳳英說：“我不是吓唬你，是叫你知道當隊長的責任。既然選上了，就大胆地干吧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東邊還沒有冒紅，高老七就跑到了公社找黨委書記，把改選的情況和結果匯報了一下，又提出一個要求：副社長這個職，他是不是晚上個把月的任，先讓他把鳳英帶着干些日子，再來公社。公社滿足了他的要求。決定鳳英暫時為副職。

事情都往一塊湊，正在這個時候，縣里又開五級幹部會，他非得把生產隊扔給鳳英，去開會不可。在八九十來天的會議期間，讓鳳英干一下也好，叫她闖闖陣勢。

第二天下半晌，鳳英送高老七去開會。她給爹揹着行李卷兒，走過了東大橋，上了東南嶺。

“爹，你看我還有啥要注意的？”

“話都說了。最要緊的還是那句話：有事多和大家

伙儿商量，自个儿做不了主的事，就找支部說說。”

对面走来了一个背錢褡子的人。柳八麻子赶早集回来了，他迈着四方步，大甩着胳膊，好个悠閑自在。他走到高老七爷俩对面，往后窜了窜錢褡子，硬把松拉拉的脸拉成笑样，咧开嘴，露出大門牙：“大哥，这就走？”还没等高老七回話，他就加快步子走过去了。

“看見了吧？不知又上集上搗騰什么去了。”高老七站下来，告訴凤英：“心眼儿灵活点，別想着这时候就太平平了。”說着，伸手把鋪盖卷接过来：“回去吧，帮你媽喂喂猪。”

会开到第三天头上，晚上的討論会免了，有电影招待。高老七打算趁这个机会回生产队一趟。这几天，报告会一散，討論会一完，他的思想就飞回了生产队。高老七三口两口地拨拉完一大碗飯，跟公社書記过了个話，就匆匆忙忙地上了路。

太阳快落了，西北天边的火烧云，一层比一层厚，一层比一层紅，明天定准是个好天呀。一馬平川的庄稼地，剛割完不久，有的庄稼撩倒了，还没来得及拉回去。半截沟离县城十四里，高老七走着，不觉黑了天。正赶上月尾，月亮只剩下一个边边，象是小学生用黄蜡笔在画紙上一笔勾出来的。高老七走起来一陣风。因为走的太急，天門盖上冒出了一层汗珠，渾身上下也潮泥泥的。他把对襟褂子敞开，胸脯露在外面，让凉风吹着。他走得好慌呀，心里有事嘛。

半截沟閃着稀零零的灯光，秋天活累，人們很早就睡了。高老七老远看見更房子里的灯还亮着，啊？大概还在开会？他放大步子，急奔而去。

当他的一只脚踏上更房子的石头台阶时，听见凤英的激动地說話声：“你的意見不对，就是不能接受！”高老七沒有急忙进屋，一脚台上一脚台下，偏过脑袋要听出个究竟。

“随打随分有啥不好？我姓柳的一不为己，二不損公！”这是柳八麻子在拿腔捏調。

“算了吧，八麻子，你这两下子蒙不住人，一蹶尾巴我就知道你拉几个粪蛋。”窗戶上一个人影站起来，下巴颏下搭拉着尺把长的鬍子。

“你就知道吃饱不餓，还知道啥！”柳八麻子轻蔑地挖苦白鬍子老头。

接着又传来凤英的声音：“把話說开了吧。这些天先打下的都是南岭上的庄稼，粪上的足，成色好。先打先分，好的就分到家了。剩下那东甸子三十多垧 涝洼地的，都是八成熟，送公粮就拿那个頂。我說的对你的心思吧？”

“黑心利！”不知誰低低地罵了一声。

这下子柳八麻子炸了，他驀地跳起来，一个树桩子似的黑影在窗戶上一晃：“你的嘴喝騷老婆尿啦！”

“咋的，出坏主意，該罵！”这人站起来，冲柳八麻子大声說。

“这粮食就非分不可，我这也是群众意见，你队长就先听一次吧！”柳八麻子可嗓门儿地喊，破锣似地声音震得窗户纸沙沙响。

“你这是啥态度？！想吓唬人？！”白鬍子老头的身影又在窗户上出现。

“柳八，你算老几，你代表不了群众。”群众愤怒的声音沸腾起来。

高老七一脚跨进屋去。明亮的灯光下，他象铁打铜铸的一样出现在门口，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了。凤英愤怒的脸上出现了喜色。

柳八麻子和另外两三个人低头不语了。

高老七挤坐在一条板凳上，镇静地对凤英说：“往下开，谁有啥就说啥。”

可是，满屋子的人谁都不吱声，只是用眼睛瞅着他。白鬍子老头凑过来在他的耳边小声说：“大家伙儿等着你说呢。”高老七点点头，又看看柳八麻子，他那喇叭头子嘴，这时候就是拿来铁棍也撬不开了。

“柳八，有意见说说。”高老七语气不重，柳八麻子听来却冲得厉害。

“咱算老几，说话不当狗放屁！”柳八麻子嘟囔了一句。

这时候，高老七站起来，向柳八麻子走近两步：“柳八，谁都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了，谁也胡弄不了人，是石头是瓦块谁都分得清。这些年来，从办互助组那时

候起，你們沒让半截沟消停几时。也得想想，結果咋样？互助組——合作社——人民公社，照样发展。半截沟的生产队业已成了铁桶江山！”

“这话有牙。”白鬍子老头嘴里叨咕着。

“半截沟的人变了，地变了，花草树木也变了。可就是你的私心沒变，人都說‘不撞南墙不回头’你北墙都撞了，还是不回头，資本主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，这话我可对你說了无数回。你再这样下去，可沒好結果！”

高老七回到凳子边坐下，叫大家有啥意見，再說說。柳八麻子簡直要縮到地里头去，哪里还有什么話說。

散了会，回到家里以后，凤英告訴他：今天晌午，她正跟白鬍子老头，还有几个老庄稼把式，在更房子里說事，柳八麻子他們两三个人就找上去了。說是要上南甸子去开那片撩荒地。她說那地不能当十边地开，那是春天雨水勤沒种上打撩荒的，是生产队的地亩子，誰也不能动。柳八麻子眼珠子瞪的溜圆，冲着她喊：“你当队长也得为大家服点务，多开点地哪一个不贊成？別淨想着自个儿往模范干部上奔，把社員摳的这么死！”凤英气坏了，說：“損害集体的勾当，就得一点縫不留，摳的越死越好！”柳八麻子一看一点轍也沒有了，就又提出了第二个“意見”：粮食随打随分，各家好趁好天儿晾晾。她又不同意，就吵起来了。柳八麻子大約寻思，这分粮食的事对家家有便宜，想找这个空子钻钻就說：“你去問問大伙儿，有一个反对的，我随你姓高，管你叫姑姑。”她

說：“好吧，晚上开会，你把你的意見当大伙儿說說。”为了把会开好，她先召开了个队委会，研究了一下会的开法，后又开了个党团员、貧下中农积极分子会。……

高老七吧嗒着烟袋，想：柳八麻子趁他不在家，抽冷子欺凤英年轻，想把她熊住。可是凤英沒叫他們吓顛了，也沒懵头轉向。就凭这些，凤英在半截沟坐得了陣！

他觉得站在他眼前的不是以前的凤英了，好象凤英一下子长大成人了。他端祥着凤英，这个胖乎乎的圓脸、鼻子有点塌、浓眉毛亮眼睛的姑娘，突然想起往年的事：黄河发大水那年，他的家让洪水淹个片瓦不留，死逼无奈，只好收拾一副挑子，一头坐着刚刚滿两生日的小凤英，另一头装着討飯的瓦罐子破筐头，領着媳妇跑了关东。道儿上，凄风苦雨，严寒酷暑，不几天，人就前腔貼后腔，皮包骨头了。別人劝：把孩子卖錢度命吧，若不老小三口都得糟践了，他沒干；把孩子攔在大道旁，哪个好心的人撿走，兴許活了一条命，他沒干；把孩子送給缺儿少女的人家吧，顾得大人顾不了孩子啦，他沒干。……到半截沟落脚后，他扛大活，打小工，拼着自个儿这一把骨头几斤肉，养活着凤英她娘俩。……沒想到到底把凤英拉扯大了，更沒想到竟为半截沟父老兄弟拉扯出一个好干部。

高老七可以放心的离半截沟，把队里的工作交給女儿了。他对女儿說：“开完五級干部会，公社里就要忙